

三松堂全集

第三版·第七卷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补二集

下

中华书局

馮友蘭 著

中國哲學史補二集

下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史补二集/冯友兰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7.1
(三松堂全集 第三版)
ISBN 978-7-101-11295-5

I.中… II.冯… III.哲学史-中国 IV.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9890 号

书 名	中国哲学史补二集(全二册)
著 者	冯友兰
丛 书 名	三松堂全集 第三版
责任编辑	孟庆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24 ³ / ₄ 插页 5 字数 533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295-5
定 价	120.00 元

目 录

与印度泰谷尔谈话	
——东西文明之比较观	1
柏格森的哲学方法	9
书评:《心力》(柏格森著 卡尔译)	21
书评:《美国人的品性和意见》(乔治·桑戴延纳著)	29
BOOK REVIEW: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THEIR PHILOSOPHIES (LIANG SHUMING. SHANGHAI, 1922.)	34
书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著 上海 1922 年)	40
对于人生问题的一个讨论	
——在中州大学讲演会讲演稿	45
对于哲学及哲学史之一见	53
中国哲学之贡献	65

答陈序经先生	376
关于《新世训》	381
略谈哲学的用处	385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甲)	389
新旧道德问题	392
论命运	397
当前的几个思想问题之一:新旧道德问题	
——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在重庆文化会堂讲	401
当前的几个思想问题之二:道德功利问题	
——民国三十二年二月廿一日在中央文化	
运动委员会讲	416
当前的几个思想问题之三:一元多元问题	
——民国三十二年二月廿二日在中央文化	
运动委员会讲	427
儒家哲学之精神	440
儒家哲学之批判	
——在华大讲演	448
先秦儒家哲学述评	451
宋明儒家哲学述评	458
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	466
革命哲学	
——中国固有哲学略述	545
论人生中的境界	555
人生中的境界	569

儒家的人生哲学 575

人生成功的因素

——5月23日在立达中学向各中学学生讲演 588

论哲学方法 595

对于儒家哲学之新修正 600

论道统 608

文化建设问题 613

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 615

人生成功之因素 624

中国哲学中之民主思想 631

中国今后的文化建设 639

新旧道德问题 643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乙) 647

AUTHOR’S PREFACE TO *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 652

《新原道》英文版自序 655

新理学的趋势 657

CHINESE PHILOSOPHY AND A FUTURE WORLD

PHILOSOPHY 669

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

——1948年为美国《哲学评论》杂志

“东方哲学讨论”专栏作 685

THE PHILOSOPHY AT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697

在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哲学 722

人名索引 739

书篇书索引 756

当前的几个思想问题之一：新旧道德问题

——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在重庆文化会堂讲

诸位先生：

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要本人来讲话，预定讲三天，讲题是“当前的几个思想问题”，三天之中又分成三个子目，就是“新旧道德问题”、“道德功利问题”、“一元多元问题”。今天所讲的便是“新旧道德问题”。

上面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是目前一般人都感兴趣的。今天所提出来的新旧道德问题，就是一般人常讨论的问题之一。从一般人的见解之中，对这问题我们可以分出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说道德是可变的，一种说道德是不可变的。因为说道德是可变的，于是便有了新道德与旧道德之分。常听到人说某人旧道德很高，便是属于这一种说法。说道德是不可变的人，以为古今中外，只有一种道德，当然没有新旧之分了。对于这一问题一般人的看

旧道德问题的发生,其原因就在于此。

跟“某种社会”而来的规律是可变的,所以发生今日大家争论的新旧道德问题。但是另有一种道德(规律)不是跟“某种社会”而来的,是跟“社会”而来的。跟社会而来的规律,那是不可变的。理由很简单,他既是跟社会而来,无论哪种社会,总还是社会。社会既总是社会,跟着“社会”而来的规律,自然也不能变了。所以某一部份的道德是可变的,某一部份的道德是不可变的,其理由即在于此。

中国有句古话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意思是只要天不变,道德也就不会变,如果天会变那当然不说了。照这样说,未免太肯定了一点。其中也不免有毛病:道德不是全部不变;其中有些固然不变,有些还是在跟着某种社会而变的。要是只要天还是天,人还是人,道德总是这一个道德,那末今天也不必来讨论新旧道德问题,新旧道德问题也根本无由产生了。

各位也许要问哪些道德可变,哪些道德不变呢?我想可以举个例来证明。

现在先说一些不变的道德:

就用最普通的例子来说:大家都知道我国古时有所谓“五常”,常的意思就是不变,五常就是五种不变的道德,这与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不同,五伦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常是说五种道德,与五伦不同,这先要弄清楚。五常是哪五种道德呢?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是不变的,所以称为五常,我们想想是不是如此?的确是如此。就以我刚才所说跟“某种社会”而来的规律是可变的,跟“社会”

而来的规律是不可变的说法来看,就知道是对的。这五种道德毫无疑问不是跟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而来,他是跟了社会而来的。凡是社会里的人,都要遵守仁义礼智信,如果无仁无义无礼无智无信,这个社会也便瓦解了,所以五常是不变的。

下面再把仁义礼智信的意义简单说明一下:

先说“义”的意义:旧日常把义当作与利相反的名词,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儒家向来反对利,以为说利就违反了义。其实义与利并不完全相反。我们说利,必须分别公与私。为私利自然是小人,如果是为公利,为了社会的利,为了国家民族的利,为了人类幸福的利,这个利就是义了。所以义与利并不完全相反,须看目的是公是私。私利的行为就与义冲突,公利的行为不但与义不相冲突,而且就是义的行为。这个问题今天不想多说,留待明天详细讨论,不过略略说明为大众的利即是义而已。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个社会之中的人都为公利,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发达的社会。假使这一社会的份子都是不为公利而为私利,那末不要说是发达,就是存在也成问题。所以无论何种社会,这一个“义”字总是少不了的。

明白了“义”的意义,可以说到“仁”的意义了,仁是比义多了一点。义的行为,无非是为社会求得公利的行为,仁的行为多了一点,多的是甚么?有义的行为者觉得应如此做,应该为社会求公利,仁的行为皆是为社会求公利,不但觉得应该如此做,还有一个至诚惻怛之心,比义所多的便是这一点。譬如一件为社会求公利的事,应该做便去做了,这不过是义的行为;假如做的时候有一种忠爱惻隐之心存在着,那就是仁的行为。我们要爱国,为国家

做事,能够做到一点不苟且不推诿,那也无非是义的行为;我们爱国,很强烈的为国家做事,同时心里又存着至诚惻怛之心,这就是仁的行为了。所以仁可以包括义,义不能包括仁;义的行为不一定是仁的行为,仁的行为一定是义的行为。这一点明天讲道德与功利问题时还可以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个社会的人有仁有义,那个社会一定可以兴盛,如果都是不仁不义,就是不能存在的。

其次说到“礼”了。从前常常有人说“礼义”、“礼数”,礼数是甚么?礼数就是礼的表示,如从前的叩头、作揖,现在的鞠躬、握手。这种礼数随时会变,没有甚么关系。至于礼义那就不同,礼义是礼的道理,也就是礼的原理。原理是不变的,无论哪种社会,礼数随时可变,礼义永远不变。从前叩头作揖,现在握手鞠躬,这有甚么关系?不但现在大家说没有关系,就在从前,也都如此说。礼的原理不可变,是些什么呢?中国古时有两个字说得很清楚,便是“节”和“文”,这两个观念是包括了全部礼的道理。节就是秩序,节规定社会要有秩序,无论哪个社会都要有秩序,不能乱七八糟,没有秩序便是无节。文是文饰行动的,禽兽高兴时便乱叫乱跳,一条狗吃到一根肉骨就会乱跳乱叫,叫跳是高兴的表示。人也有高兴的时候,高兴时要跳舞,要唱歌,这也是跳和叫,不过人的跳和叫有规则更好看更好听罢了。所以礼也包括艺术。无论何种社会试问没有节,行不行?没有文,行不行?都是不行。所以礼无论那一种社会中都是少不了的。

“智”留在后边说,先说一个“信”。说到信可以《论语》中孔子说的话来解释:子贡问孔子:“现在立国需要甚么必要条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换句话说,就是立国要有经济、军

备和信的三个条件。子贡到也好问：“如果不得已要去其一，那末去掉哪一件？”孔子答：“去兵。”子贡又问：“不得已还要去掉一件，去哪一件？”孔子答：“去食，但不能无信。”五四运动的时候，有人要打倒孔老二，说孔子不讲人道，叫人不吃饭，不吃饭岂不饿死人？其实不然，孔子并不是要饿死人，一个社会一群人都是言而无信，你以为有饭吃吗？未必吃得了的。也许有人说，吃饭还不容易，拿饭来盛就完事了。可是不是如此简单。一个人的存在，全靠社会。人离开了社会，决不能单独存在。孟子说：“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这句话很有道理，我们吃一碗稀饭、穿一件衣服都是百工之所为备。一碗稀饭，要农民耕种、收获、去糠，再要去买来，厨子去煮。一件衣服从种棉花起以至纺纱织布、裁制成衣，穿到身上，不知要多少人去做。差不多靠了全社会之人帮助我们才有稀饭吃，衣服穿，不明白的人也许会说这只要金钱去买便得，算得甚么呢！事实固然如此，但没有社会，有钱何处去买？你借我一块钱，我受了你的好处，这是有形的好处；我们吃饭是受了农民的好处，这种是无形的好处了。这种无形的好处，更是重要的。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信不是在某些场合才需用的，到处都需要有信。譬如我在这儿讲演，我并不忧虑明天没有饭吃；各位来听讲，也不必怕回去没有屋子住。为甚不必忧虑没饭吃？是因为厨子明天一定给我准备好饭，他又为甚要天天给我准备好饭等我去吃呢？是他相信我月底会给他工钱。各位不怕没有屋子住，是房东相信我月终一定付房租，所以不会将你东西丢到屋外去。大家想想，假若一个社会的份子，都是言而无信，说了六点钟有讲演，来了却没有人讲，说了给我烧饭，偏偏不烧，说租给我

屋子住,搬去又不给我住,我相信这个社会的份子都没法生活下去。所以世界上没有完全无信的人,假若有这样一个人,他自己便没法生活下去。反过来说世界上也很少完全有信的人,句句话都能说了就做。有时候也不能死守信,我们常常说“尾生之信”,在战国时有个人叫尾生,他和女朋友约了在一个桥下相会,到了时候,女朋友没有来,大水来了,他不肯走,结果是淹死了。又假如有人在夫子池等女朋友,警报来了,还是立着不走,这种信倒也不必要。何以没有完全不信的人?骗子是没有信用的人了,但他不作骗人行为时还是有信。比如他拿去了我们的东西,对我是骗成功了,自然他无信。他把我的东西以一百元卖给人家,人家给他一百块钱,他一定把东西给人家。他拿了□□□,吃一碗面□块钱,走时一定付钱。房东月底要房租,他也会给他。所以骗子对我是不信,对人家还是有信,并且因他有信才可以去骗人。世界上既不会有完全无信的人,就可以证明了孔子说的,民无信,虽有粮有兵还是不能立国的话是对的,同时更证明了无论哪种社会之中,都要有信。

现在说到“智”了,照旧时的说法,智就是知,就是要知道仁、义、礼、信,不过照我说起来还要多一点,就是人对于仁、义、礼、信,不仅要知道,并且还要了解对仁的行为,对义的行为,对礼的行为,对信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都能够切切实实的了解,那才能称为智。也必须真正能够了解仁、义、礼、信的行为,这些行为才真正是仁义礼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也就在这里。人的行为,严格地说起来,有些原和禽兽没有两样,但因为人有了解,禽兽没有了解,由于这一点不同,便分别了人和兽。譬如蚂蚁和蜜

蜂,这是最小的动物,但蚂蚁蜜蜂都有社会组织,并且有人说,蚂蚁不但有组织,它的社会组织比人的社会组织,也许更为严密。我国古人也有说“蜂蚁有君臣”,君臣便是社会组织了。何况蚂蚁不仅有君臣的社会组织,同时它还有牺牲的行为,常常牺牲了自己去为他的社会出力。比人差一点的,便是它虽有社会组织,虽有牺牲精神,却是出于本能的,它做固是在这样做,但它不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一列军队出发打仗时,大家心里都明白为甚么去打仗,也必须明白了才能去打仗。蚂蚁也一样。有一群蚂蚁和另一群蚂蚁打仗,很勇敢,不怕牺牲,试问它明白了为甚么要打仗吗?禽兽也有类于人的行为,但它们却没有人的了解。仁、义、礼、信既必须有智的了解才算是真正的仁、义、礼、信底行为,那末无论那种社会都少不了仁、义、礼、信,自然也少不了智了。

仁义礼智信,在哪一种社会里都是少不了的,所以中国人称之为五常,是不变的。我今天说一部份道德是可变的,一部份道德是不变的,不变的道德就是这样。

下面就说到可变的道德了。

“忠”、“孝”也是道德的一部份,如果现在我说它是可变的,那末一定有人心里在骂我要提倡打爹骂娘了,我倒不是如此。也许更有人疑心我提倡不要忠,叫大家去作汉奸,倒也不是如此。或者你可以问我既然忠孝是可变的,为甚今天大家仍讲忠孝——要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从前人所说的忠孝,是忠于君,孝于亲,现在说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虽仍沿用忠孝两字,但意义已有不同。意义不同,便是道德有了变动了。

我把过去的忠孝是怎样一回事,与现在所说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是怎样,分别加以说明,各位便可以知道它的不同所在了。

说到从前的忠孝是怎样一回事,先得明白从前的社会是什么。我对于从前的社会取了一个名字,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有人骂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这种话骂从前的中国人,也许是对,因为中国人从前确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但骂这些话也可以说是错,因为那个时候,人本来只要如此,那时候就是家与家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美国现在称为联邦,我们从前就是联家,所以我们从前的社会是以家为本位。一个男子出去做官就是为皇家做事,一个女子出嫁是为夫家做事,男子称为出仕,女子称为出嫁,同用一个“出”字,都是出了自己的父母之家。一个男子不出去做官的,称为“处士”,一个女子不出嫁的,称“处女”,又同是一个“处”字。如果终身不做官不出嫁,便终身是“处”了。诸葛武侯《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空城计》的戏中说是:“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那些话是他没有出来替刘备做事时的话,等到出来以后,就不是“布衣”、“散淡的人”了。所以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是不出来,尽管孙权做皇帝,曹丕篡位,都与他不相干,他没有义务。忠于君,不是每个人应有的义务,是为皇帝做事的人才有这个义务。现在的为国家尽忠,那就大大不同,我们不能说我们不做国家的官,就不必忠于国家。我们是国家一份子,我们就得有忠于国家的义务。假若听到一个乡下人在说,什么人在当大总统与我们不相干,谁做皇帝给谁完粮,这种人我们一定要骂他愚蠢。其实这种愚蠢,大都因为乡下农